

艾轩学派与《穀梁传》关系论略

刘越峰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4)

摘要:艾轩学派作为南宋重要的学术流派,在莆田地区影响很大,其成员主要包括林光朝、林亦之、陈藻、林希逸等人。同时,艾轩学派也是南宋乾淳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艾轩学人的散文创作与“春秋三传”之一的《穀梁传》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具体表现在艾轩学派对《穀梁传》的重视、对《穀梁传》文治武备、重民生等思想和语言简古、问答式行文等艺术手法的继承以及对平正简古、精密峻洁的《穀梁传》文风的追随等方面。厘清艾轩学派与《穀梁传》的关系,对进一步研究《穀梁传》和宋代散文创作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艾轩学派;《穀梁传》;关系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2024)05-0117-06

收稿日期: 2024-07-11

基金项目: 2024年辽宁省属本科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南宋地方官营建考察及文学书写研究。

作者简介: 刘越峰(1970-),男,辽宁沈阳人,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艾轩学派是南宋乾淳时期较为重要的学术流派,以林光朝为开山祖,主要活动于今福建莆田地区,成员主要包括林亦之、陈藻、林希逸等人。《宋元学案》中便有“艾轩学案”,全祖望称:“终宋之世,艾轩之学,别为源流。”^①可见其也是一个重要的散文流派。林希逸曾指出乾淳时期艾轩学派在莆田地区学术、文章的昌盛状况:“网山先生尝曰:‘在昔乾、淳,莆之人物最盛,其间数大老,若文节、次云、景韦、渔仲,皆千载人物。’今艾轩以集行,夹漈《通志》、溪东《艺圃》久传于世,可以读其书而知其人。”^②“老艾一宗之学,固非止于为文,而艾轩之文,视乾、淳诸老为绝出。一再传之间,如大著正字二刘、季冶、黄怀安,网山、乐轩二先生,黄石、吴叔达,是皆笔翰造化者。网山奥而清,乐轩奇而法,虽诸高弟,亦当避之。”^③刘克庄也有类似的说法:“自南渡后,周、程中歇,朱、张未起,以经行倡东南,使诸生涵咏体践,知圣贤之心不在于训诂者,自艾轩始。疑洛学不好文辞,汉儒未达性命,使诸生融液通贯,知科举之外有理义之学者,自网山、乐轩始。”^④由此可见艾轩学派当时在学术、文学领域(散文)的重要影响。细绎之,这一学派的学术、散文都与《穀梁传》有关。《穀梁传》是“春秋三传”之一,汉代属今文之学,论经尊古礼,重民生,实事求是,较少妖妄之言,风格平正简古、精密清峻,大盛于汉代,但也由于其释经观点狭隘粗朴、少有创见等缺点,在东汉以后少受关注,就如章太炎所言:“穀梁氏淡泊鲜味,治之者稀。”^⑤在唐宋时期《穀梁传》虽有传习,不绝如线,但实际上也依然处于发展的低谷期,时至清代,治《穀梁传》学者大增,又有复兴之势。而《穀梁传》与艾轩学派的密切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艾轩学派对《穀梁传》的重视

就宏观的学术背景而论,艾轩学派诸先生极为注重所谓的“六经”。如林亦之评价林光朝时称:“吾先

①[清]黄宗羲著,[清]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连华点校:《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70页。

②③④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35册、第324页,第335册、第326页,第330册、第275页。

⑤[清]章太炎原典,曹冈解译:《馗书》,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页。

生，一等谈论，往往自六经绝笔，此为独悟。是轲之后有伊水，六经之后而有吾艾轩先生也。”^①《宋元学案》中也记载林光朝：“先生通六经，贯百氏，言动必以礼，四方来学者亡虑数百人，然未尝著书，惟口授学者，使之心通理解。”^②陈藻称：“昔我为客，朝晡美食，忧抱亡聊，如次遭责，盖以六经，未明训释。其后客居，虽食多蔬，六经咀嚼，奚翅膏腴。”^③林希逸也有类似的观点表述：“六经作于圣人，非后世所可轻议也。吁，圣人百世师也，使其果出于圣人之手，又孰敢议之哉？”^④

在学术思想上，艾轩学派也多能依经立论，学术特色鲜明。概要而言，艾轩学派学术特色，主要包括重视古礼、强调君臣父子之道和民本主义思想等三方面特点，学界对此有较为详备的论述，此不赘述。但应重点指出，这些学术特色也是《穀梁传》经典所表现出来的突出学术特点，可以说与《穀梁传》相近的学术趣向正是艾轩学人关注《穀梁传》的重要基础。例如，陈藻在《春秋策问》中就提及《穀梁传》，表现出对历史上《穀梁传》的重视：“公羊、穀梁，汉闻其语矣，未闻其人也，第曰其学本于齐鲁耳。应劭之《风俗通》奚以知其皆在子夏之门欤？或以高为汉初人，或以赤为秦孝公同时人，然高诚齐人也，辞有登莱化我而已矣。赤也何如？俶其名，元始其字，阮孝绪之《世录》则云尔也。董仲舒、公孙弘，善为《公羊》者也，于是武帝尊其学。俄而卫太子则反其所好焉。宣帝情钟于卫太子，韦贤、夏侯胜是又为鲁之人。时哉时哉，《穀梁》之所由盛也。”^⑤他在《春秋策问》中也明确表达了不同意学者轻视包括《穀梁传》在内的“春秋三传”的观点：“文中子以三《传》作而《春秋》散，卢仝以三《传》皆束之高阁，然欤？抑大言欤？唐之啖、赵、陆淳，本朝前辈如孙、如胡，其于经传得之浅深，诸君必有权衡之论。若以王金陵之言为解，则非不为也，是不能也。”^⑥

艾轩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林希逸在论述学术问题时也常常取用《穀梁传》观点，如他在《春秋义第二道》中说：“此《春秋》之作，所以辞严而事信也。夫孰不名也，而于季友曰‘季子’，一字之褒称，万世之贵重，圣人之书法宜不苟也。夫孰不归也，而于季子乃曰‘来归’，民望之所属，一时之喜辞，圣人之述史宜不易也。贵名褒于夫子，而喜辞称于国人，季子其贤矣哉！《穀梁》于闵公元年传曰：‘其曰季子，贵之也；其曰来归，喜之也。’意或如此。”^⑦《春秋》闵公元年经称：“季子来归。”“三传”都对季子来归表达嘉美之意，其中尤其以《穀梁传》称美最甚，更在称“贤”的基础上提出“贵之”的观点。而在林希逸的论述中，他正式认同《穀梁传》对季子高度赞许的观点，林希逸并继续明确论述道：“夫季子何如人也？知国之将乱，先之五年，假辞而出，季子知几矣；知宗国之不可忘，嗣君新立，翻然而归，季子知义矣。鲁之国以季子轻，以季子重；鲁之君以季子安，以季子危。圣人之贵，贵此者也；国人之喜，喜此者也。圣人则曰，季危宗臣也，可以去则去而不留，可以归则归而不怨，卒能扶持国祚，平定患难。”^⑧同时，林希逸对“辞严”“喜辞”的关注也体现出艾轩学派既重《春秋》之道又重《春秋》之文，甚至有“学以文传”的主张。我们知道，南宋理学昌盛，总体来看是重道轻文，艾轩学人重道不废文的观点是很有价值的，正如明代人郭万程所说：“自道学兴，辞命多鄙，光朝之门独为斐然。”^⑨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艾轩学派诸先生在总体上重视《穀梁传》的基础上，在文学创作中也能进一步关注《穀梁传》特有的思想、艺术手法与文风。

二、艾轩学派对《穀梁传》思想和艺术手法的继承

艾轩学派的创作，尤其是散文创作中多见《穀梁传》思想的影响。除了前文提及的重视古礼、强调君臣父子之道和民本主义思想之外，艾轩学人的散文思想还在一些细微处与《穀梁传》相通。

例如，林光朝《策问》三三：“且夫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今日所以谨边钥、饬军政，有得夫五帝三王以天

①③④⑤⑥⑦⑧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59册、第380页，第287册、第165页，第335册、第394页，第287册、第104页，第287册、第104-105页，第335册、第379页，第335册、第379-380页。

②[清]黄宗羲著，[清]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连华点校：《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71页。

⑨[清]李清馥著，何乃川、李秉乾点校：《闽中理学渊源考》，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上册，第128页。

下为度而不如是汲汲焉者。”^①林希逸《贺吴恕斋除兵侍劄》：“有文必有武，熟师友之讲闻；志刑不志兵，笑史家之疏缺。”^②其中所涉及到的“文事必有武备”等思想是来自《穀梁传》。我们知道在“春秋三传”中，以《穀梁传》有最为鲜明的“文事必有武备”思想，据《穀梁传》记载：“吴子谒伐楚，至巢，入其门，门人射，吴子有矢创，反舍而卒。”^③这是发生在襄公二十五年的事件，吴国国君讨伐楚国，到巢国，进入巢国的国门，结果被巢国的守门人用箭射伤，吴国国君带着箭伤回国，不久以后去世。《公羊传》和《左传》均未从文事武备处发传，只有《穀梁传》在叙述完这段故事后明确表示“古者虽有文事，必有武备，非巢之不饰城而请罪，非吴子之自轻也。”^④表示用文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也一定要做好武力解决的预案，并就此责备吴国国君太过轻率，没有将“文治”与“武备”相结合。另外，《穀梁传》在定公十年、庄公八年的论述中对此也有较为详尽的论述。另外，林光朝《丰登楼记》：“今者五谷俱熟为有年，以喜故书之。”^⑤林光朝《与林元美褒》：“昔人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不知海内悠悠，所谓兄弟者，比天伦为最狭，或累数百千年不可求，或偶然一二数耳。”^⑥其中“五谷俱熟为有年”的表达，出自《穀梁传》桓公三年传：“五谷皆熟，为有年也。”^⑦又，称兄弟关系为“天伦”也出自《穀梁传》隐公元年：“兄弟，天伦也。”^⑧再如，林光朝的《丰登楼记》一文：

诸邑丰登，绝少公事，不识此语，是处流布。游洋为旁县，县治之南有板桥，实作于元祐中，于是桥坏，从而复作，即是最上结为重屋，而以是大书之。此何以书？以喜故书之。

昨者岁且饥，今者五谷俱熟为有年，以喜故书之。隆兴二年自三月不雨，至于秋八月，二浙以水涝告，而闽人若旱，天子为之捐膳弛乐焉。左文林郎、三山陆楠适治是邑，以为舞雩者吁嗟求雨也，昔人尝用之，乃走螺峰，过百丈，一登转水台，披榛剃草，嬖姍而来。及其既祷也，不张盖，不麾簷，赤日当空，步行八十里。忽然云起肤寸，即合而日澍通夕焉。以邦人父兄之所为喜，当有以寓其喜者。

是邑也，日者为州治，我来白马，倚仗太息，西林八月，便索夹衣。或者谓仙掌一带为湘潭，其牵映数处如雁宕，道出平林，当趁晚风须猿吟乃去耳。以五十之年一至乐郊，件件为可数及同登是楼也，若凭虚远游，溪云谷月，乃在杖履百尺之下。春而省耕，民有余力，秋而省敛，家有余粟，则长官日一登楼而为无惭色。石所何山，麦斜何许，且将负耒耜而问涂焉。^⑨

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一篇标准的宋代记体文，在它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范仲淹《岳阳楼记》、欧阳修《丰乐亭记》和苏轼《喜雨亭记》的影子。同时，还应该发现这篇文章正是深受《穀梁传》影响的典型代表之一，除了前面提到的“五谷俱熟为有年”出自《穀梁传》外，大体还包括以下三点相似处：

第一，文章是为桥上所建的丰登楼作记，其内容主要记录百姓久旱得雨的喜悦，这种主题近受苏轼《喜雨亭记》的影响，远实胎息于《穀梁传》的表达。《穀梁传》中多有讨论有关“下雨”的话题，大都寄寓了传注者对现实、对百姓的重视与关心，例如：“‘不雨’者，勤雨也。”^⑩“一时言‘不雨’者，闵雨也。闵雨者，有志乎民者也。”^⑪“‘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⑫“历时而言‘不雨’，文不忧雨也。不‘忧雨’者，无志乎民也。”^⑬“历时而言不雨，文不闵雨也。不闵雨者，无志乎民也。”^⑭由此而言，林光朝《丰登楼记》的创作思路正与《穀梁传》密切相关。

第二，无论是文章前部分的民众因雨而喜，还是后半部分对百姓的太平耕作、和乐安康的描写，均指向百姓民生，可见重家国、保民生思想的表达。如前文所述，这种思想在圣人的经典中以《穀梁传》的表达最为充分，晚清江慎中甚至认为：“贵民重众，为《春秋》最大之义，而《左氏》、《公羊》皆无其说，惟《穀梁》有之，此穀梁子之卓出二家而独有千古者也。”^⑮由此可见，《丰登楼记》与《穀梁传》所宣扬的思想高度一致。

第三，语言简古，同时又生动传情。文章多用短句，简洁流畅，情韵不匮，这正是《穀梁传》和《檀弓》

^{①②⑤⑥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10册、第73页，第335册、第272页，第210册、第87页，第210册、第31页，第210册、第86-87页。

^{③④⑦⑧⑩⑪⑫⑬⑭}承载撰：《春秋穀梁传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78页，第578页，第64页，第1页，第211-212页。

^⑮〔清〕江慎中：《春秋穀梁传条指》卷下，《国粹学报》第73期，1910年12月21日。

的风格。刘克庄曾评价林光朝的文章：“先生学力既深，下笔简严，高处逼《檀弓》《穀梁》，平处犹与韩并驱。在时片简只字人已贵重，今其存者如岷峨之碑、歧阳之鼓矣。”^①又据费衎《梁溪漫志》记载：“东坡教人读《檀弓》。山谷仅守其言，传之后学。《檀弓》诚文章之模范……语极简而味长，事不相涉而意脉贯穿，经纬错综，成自然之文，此所以为可法也。”^②综合两则评论可见，《丰登楼记》“语极简而味长”“精深简古”的语言风格也是《穀梁传》文风的遗存。

另外，艾轩学人散文对《穀梁传》问答式行文特点的继承，也是二者存在密切关系的重要表现之一。我们知道，采用问答方式行文是《穀梁传》的重要表达特点之一。《穀梁传》的这种行文方式是讲经活动的产物。其实《论语》《诗经》《孟子》等经典中也多采用问答方式成文，但相较而言，还是以《穀梁传》更为古远且变化较多，如明代杜浚在《杜氏文谱》“问答语”一类中解释说：

《论语》：“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诗》：“鸣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公羊》《穀梁》尤极其变。^③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学者也进一步认识到了以《穀梁传》为代表的这种问答方式背后的文章学价值以及对后世文章的深远影响，如徐昂所言：“《公羊》《穀梁春秋传》推阐经义，盛用自问自答法。问答蝉联式，问词逐次从答词而出，有剥蕉抽茧之妙，条理攸分，斯义理益显也。后之文家效其体制，答词前或系以曰字，问语前亦有加曰字者，逐次问答，问词何字、曷字可错综用之。”^④后世散文家也将这一手法大量用在散文创作之中，成为一种重要的复古标志。艾轩学人中林亦之的《吉州通判余府君墓志》和陈藻的《避喧记》都属运用这种问答方式行文的的作品：

走告之县，谓陈杀吾弟也。君诘之：“汝弟奚在？”曰：“初更漏且尽犹在，俄而且出。”君曰：“夜深遇杀，尔何为即知之？”其人不能对，遂论杀此囚，而一县凛凛不敢欺。^⑤

虽厅事堂室，季有其全，遊观无所。子从谓：“今爨无欲清矣。”易置于旁壤后庖之旧壁。果木交阴，面林泉而背市肆。开窗为灶、为台、为墙，则萧然一亭焉。不书不垚，命之“避喧”。余笑曰：“喧方避子从，何待子从避喧耶？”答曰：“不肖不甘蔬粝，不美布褐，则冒法寻喧而入，求醉饱鲜服矣。鞭笞不恤，况於清议，安能静坐斯须耶？”曰：“生之言然，前言戏之耳。”故有时烹芋满锅，或作盐醯汤饼，款延老夫，谈笑其间，而相与叹贫之旨也。^⑥

借鉴《穀梁传》问答式的行文特点，艾轩学派中的林希逸的文章最有代表性，尤其表现在序、跋、记等文体中，如他的《跋静观小稿》：

客有过余而见之者曰：“子渊之诗美矣，其自名者奈何？”余曰：“太极一图，所主者静。夫子言《诗》曰：‘可以观’。子渊学圣门而宗濂洛者，意以是名之。”客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歌之不足，至于舞蹈，观奚静？窈窕寻壑，崎岖经丘，登高而啸，临流而诗，此渊明得于游观者，静奚观？”余曰：“不然。柳月梧风，先天翁《击壤》诗也，伊川尝以非风非月美之，而翁之自叙则‘因闲观时，因静照物，因物寓言，因言成诗。’子渊之静，其得于康节照物者；子渊之诗，其得于康节观时者，子奚疑？”然则子渊之诗似《击壤》乎？曰：“余闻方外诸友，谓子渊虽以吟事为乐，而观心静定之学，所得者奥，诗其土苴尔。”客起而拱手曰：“然乎。滋可敬。”^⑦

再如，林希逸的《乐轩诗筌序》其中一段：

昨之日，犹有难予者曰：“子之师，何如人也？”笑而应之曰：“人矣乎！”“乌乎长？”曰：“奚短哉？”“乌乎学？”曰：“奚遗哉！”“以文名乎？”曰：“玉质金相，春明秋洁，绝出群言，探入微蹟，先生之文若是已，名则吾不知。”“以诗名乎？”曰：“洗削稼华，完复素朴，群消鄙俚，自谓奇崛，先生之诗若是已，名则吾不知。”“然则至道矣乎？”曰：“玩神遗形，甘约保独，傲睨乎鬼神。兄老而弟佛，挠挑浮游，至

①⑤⑥⑦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9册、第85页，第259册、第365页，第287册、第150-151页，第335册、第366页。

②[宋]费衎：《梁溪漫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105页。

③④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3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57页，第9033页。

死不厌。道邪非邪，予亦不知也。”客艷然而去。^①

除了以上两篇文章之外，林希逸的多篇文章都以这种问答形式完成，如《日月食说》《春秋义》《分野》《慧通大师真身阁记》《重建斂石寺记》《行在仰山孚惠二王庙记》《泉州重修兴福寺记》等。由此可见，艾轩学人有意识地对《穀梁传》问答式行文方式的继承。

三、艾轩学派对《穀梁传》文风的追随

艾轩学派的代表人物不但在思想和具体散文创作手法上可以看出与《穀梁传》有密切关系，而且在散文创作风格上也是《穀梁传》文风的追随者。

历来评价《穀梁传》有平正简古、精密峻洁的特点，如唐晏所言：“然《穀梁》实兼《公羊》之长而鲜其弊，其说之纯正，七十子之正传也。”^②今人张沛林也认为：“《穀梁传》看似是《春秋》传记中最简单、朴质者，但无论从先儒的角度还是今人的视角看，相较于《左传》的‘巫’与‘艳’，《公羊传》的‘迂’与‘怪’，它的义理是最为平正的。这一点尤其可贵，也是最可发挥的地方。”^③作为“艾轩学派”开山祖，被人称为“南夫子”的林光朝虽没有专门提及《穀梁》文风，但他所追摹的文风也是朴质平正的，他认为：“文体之变，其风俗之所系也。是故读虞夏之书则有浑浑之气，商书灏灏，周书噩噩，内外相形，虚实相应。”^④另外，林光朝高度评价陈毅夫：“毅夫有文笔，平正温深如其人。”^⑤他称赞龚肖之：“肖之孤眇，从同郡子林子游，文字胚浑，章句脉络，往往穷日之力有所至焉者。如是数岁，场屋有新声。”^⑥称赞陈元矩：“风雅胚浑，文字萌芽。无际可寻，自出一家。”^⑦刘克庄在评价林光朝的诗文创作风格时指出：

乾淳间，艾轩先生始好深湛之思加锻炼之功，有经岁累月缮一章未就者。尽平生之作不数卷，然以约敌繁，密胜疏，精擒粗。同时惟吕太史赏重，不知者以为迟晦。^⑧

刘克庄在这里论及的“约”“密”“精”等特色正好可以作为类似《穀梁传》平正简古文风的注脚，钟文烝评《穀梁传》风格时也指出了这种简约精密的特点：“传文至简至密，细心则知。”^⑨由此进一步可以推断林光朝有认同《穀梁传》文风的理论主张，而前文提及的林光朝的《丰登楼记》正可以看作是他追摹《穀梁传》文风的典型代表。也就是说，前面所引刘克庄对林光朝散文“高处逼《檀弓》《穀梁》”的评价不单指散文语言方面，更是指其散文整体风貌与《穀梁传》的风神相似。

陈藻对《穀梁传》的文章风格也较为关注，他在《策问》中就曾提及：“‘《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范宁之意，则截长补短，而后可为善矣。”^⑩在论述《夏小正》的真伪时，陈藻也将《夏小正》的行文风格与《穀梁传》对比：

《夏小正》者，夫子之杞而得之，谓之夏时，是固不当与《禹贡》并列于书乎。《月令》出于秦人吕不韦之手，乃以《小戴》盛行，何哉？然以二书而考之，则《夏小正》诚不可与《月令》同日语也，其文则酷似《公》《穀》，孰谓夏人之为书乎？^⑪

另外，陈藻有《乐轩集》传世，他的文章风格与林光朝相近，《四库全书总目》评价《乐轩集》：“古文亦主于锻炼字句，不为奔放宏肆之作，与《艾轩集》体格相近。虽其蹊径太僻，不免寒瘦之讥，然在南宋诸家中，实亦自成一派也。”^⑫由此可见，陈藻同林光朝一样，也是《穀梁传》文风的追随者。

艾轩学派另外一位代表人物林希逸推崇刘克庄诗文浑朴简洁的创作风格，他在《后村刘公状》中称：

①④⑤⑥⑦⑧⑩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35册、第347-348页，第210册、第64页，第210册、第99页，第210册、第119页，第210册、第126页，第329册、第92页，第287册、第104页，第287册、第109页。

②[清]唐晏著，吴东民点校：《两汉三国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16页。

③张沛林：《追求平实精微——汉唐春秋穀梁学论稿》，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97页。

⑨[清]钟文烝撰：《春秋穀梁经传补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00页。

⑫[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72页。

“甲子以来，又为浑深简到之语。尝语余曰：吾四六又一变。”^①他在《给事丁先生奏议跋》中称赞丁先生文章有简深风格：“及公登朝，首传火后一疏，两学同舍皆曰简到而深切，犹胜于习庵，公之名于是大矣。”^②更重要的是，林希逸认为刘克庄、丁先生的诗文之所以有“浑深简到”“简到而深切”的特点是综合百家的结果，其中《穀梁传》平正简的古文风正是影响刘克庄文风的重要成分，就如他在《后村集序》中指出的那样：

诗虽会众作而自为一宗，文不主一家而兼备众体。摹写之笔工妙，援据之论精详。其错综也严，其与寄也远。或舂容而多态，或峭拔以为奇。融贯古今，自入炉鞴。有《穀梁》之洁，而寓《离骚》之幽；有相如之丽，而得退之之正。霜明玉莹，虎跃龙骧，閤肆瑰奇，超迈特立。千载而下，必与欧、梅六子并行，当为中兴一大家数也。^③

同时，林希逸认为陈西轩是“有道有文者”，可视为儒家学者之典范，而在他看来陈西轩的诗文创作之所以有如此成就也是与陈学习《穀梁传》的文风密不可分，他在《陈西轩集序》中评价：“观其记、序、论、赞，颇有《檀弓》《穀梁》、太史公之风；古今五七言可与子昂、元结、浩然相上下。”^④另外，林希逸在《林君合诗四六跋》中称：“余素不然，敢以情告。‘参之《离骚》致其幽，参之太史致其洁’，此子厚言文者，凡作皆然。”^⑤此处引用柳宗元著名的诗文观点，虽将《穀梁传》省略，但结合以上论述明显可以感受到林希逸对《穀梁传》风格的认可与追随。

由以上论述可知，继北宋王安石后，南宋艾轩学派学人十分重视《穀梁传》的研读，尤其是在散文方面继承了《穀梁传》的思想并在语言简古、问答方式以及平正简古、精密峻洁的文章风格等方面追摹《穀梁传》。弁子才在《谥议》中力主追赠林光朝“文节”谥号，并认为林光朝文章：“精深简古，上参经训，下视骚词。为他人数百言不能道者，公直数语雍容有余。所谓清庙朱弦，一唱而三叹也。”^⑥其中所论“上参经训”，更多指追摹《穀梁传》的这类作品而言。因此，我们认为艾轩学人的学术、散文与《穀梁传》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厘清这种关系对后代学者进一步研究《穀梁传》与文学的关系，尤其是研究宋代散文创作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ixuan School and *The Guliang Commentary*

LIU Yue-f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4, China)

Abstract: The Aixuan School, as an important academic school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had a great influence in the Putian area. Its members mainly included Lin Guangchao, Lin Yizhi, Chen Zao, Lin Xiyi, and oth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Aixuan School was also an important literary school during the Qianchun period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re is a close intern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rose creation of the scholar Ai Xuan and one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Three Biographies”, *Guliang Commentary*. This is reflected in the emphasis placed on *Guliang Commentary* by the scholar Ai Xuan, as well as the inheritance of his ideas on cultural governance, military preparedness, and the importance of people’s livelihood, as well as his artistic techniques such as simple language and question answering style writing, and his adherence to a simple and precise style of writing in *Guliang Commentary*. 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ixuan School and *Guliang Commentary*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Guliang Commentary* and Song Dynasty prose creation.

Key words: Aixuan School; *The Guliang Commentary*; relationship

[责任编辑 唐音]

①②③④⑤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36册、第45页，第335册、第356页，第335册、第340页，第335册、第326页，第335册、第359页。

⑥[宋]林光朝撰，[明]郑岳编：《艾轩集》卷十《谥议》，[清]永瑢等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142册，第0553b—0553c页。